

留住青春的餘溫——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的創作與「浪人劇場」

《別字》第三期

字花編輯室

為甚麼是棒球場？譚孔文笑言他這個七十後對棒球場特別有幻想，而追溯史實，一群被清政府召回的留美學生，的確曾在歸國前與美國人打了一場棒球賽，而且打贏了。



大家都聽過壽臣劇院，甚至在那裡看過表演，而詹天佑，小學課本已提過這位鐵路之父，但兩者又有甚麼關係？原來周壽臣和詹天佑曾經一起留學美國，甚至可能一起打過棒球！浪人劇場今次不是改編香港文學，而是走進周壽臣這位香港傳奇人物的青春年代，同時超越歷史，尋找他與我們富生命力的連結，畢竟我們也曾經冒險過、熱血過、墮落過。

留美七年，棒球時光

「如構思創作《虎豹別野》這個演出，講胡文虎的故事，我就更關注香港的歷史人物，對他們有更強烈的感覺。」浪人劇場藝術總監譚孔文分享他創作

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的遠近緣起：「翻閱《香港大老：周壽臣》，除了知道他和壽臣劇院、壽臣山有關，他最初作為一個晚清留美幼童，五十歲才回到香港生活的漂泊半生，對我來說才是最有興趣的，尤其是他在美國留學七年的時光。」他透露，劇中會以那七年為核心。

為甚麼是棒球場？譚孔文笑言他這個七十後對棒球場特別有幻想，而追溯史實，一群被清政府召回的留美學生，的確曾在歸國前與美國人打了一場棒球賽，而且打贏了。「可以想像，孱弱的中國人在那七年間獲得了身體上的解放，詹天佑的運動便非常出色，雖然我不肯定周壽臣是否喜歡棒球，但我很喜歡棒球場這個充滿能量的場景，便有了這樣的構思。」

雖然是過去的人和事，但譚孔文強調，從表演者造型到場景各方面都會轉換成現代，務求「接地氣」，不想觀眾單純接收一個故事，而是令百年塵封的記憶在舞台上重新活過來，帶動一種年輕的感覺。



青春與死亡

用上了六色印刷的宣傳單張，一式八款，每款都色調曖昧，既熾熱又迷幻，拿在手上也彷彿帶著一種變化的體溫，當中的攝影更散發出濃濃頹廢感。

為甚麼注視青春的一齣劇作會呈現這樣的一種面向？譚孔文說：「我發現自己的創作常常觸及『青春』與『死亡』這兩個主題，有時想避開，但投入創作時，又會不經意強調了。」

事實上，從《鯉魚門的霧》到《心林》，譚孔文一直著重成長階段、自我尋索的主題，而這次的焦點，雖然放在周壽臣的青年時期，但周也是高壽的人，他遇見過許多死亡的經歷，加上他的一生就是不斷的離開、漂泊，青春的背後，其實是濃重的陰影。所以講述他這個人，也以多變的方式來表現，以增加演出的可觀性。青春和死亡是時間的兩面，又集中體現在這個角色身上。

在譚孔文看來，劇場是古老的媒介，現今其他媒體愈趨蓬勃，所以劇場需要尋找更有力的表現，與觀眾進行更深入的接觸，這不是單憑亮麗的佈景可以做到的。「我關注的是『消逝』，消逝是我選擇放在舞台上最有生命力的東西。」

劇場的探險·文學的溫度

受過潘惠森人間系列中青春活力的啟迪，也被《魂斷威尼斯》的墮落感所震懾，譚孔文坦言創作的狀態也類似，即是陷入某種危險，才會找到存在感。例如語言：「我不是一個善於用純語言表達自己的人，但語言決定了大部分溝通的模式，特別是劇場，語言佔了頗重要的部分，於是我要尋找其他可能性去平衡。今次我便加入了年輕的編劇及表演者，希望語言上更能貼近現在的生活。」在《鯉魚門的霧》和《裸「言永」無邪》這些文學改編中，便要消化質感截然不同的語言，從中找到新的平衡點。

除了以文學改編著稱的方向和形象，浪人劇場也關注香港歷史、文化及其他範疇：「因為專注改編文學作品而認識觀眾是好事，但接觸面應該要更廣闊。」譚孔文認為可以跳出改編的框框，嘗試以另一種方式推廣自己對香港文學的美學體會，所以曾改編西西、何紫及董啟章等作品成為教育劇場的計劃，便成功把舞台轉換成一種平台，分享作品，也聚集了愛好者，讓更多事情發生，而不是僅僅做一個作品出來。

「不是改編文學就有文學性，更值得追求的是一齣劇本身具有文學性。文學性就是溫度，看完了，不用說太多，自會感到暖流。」相信無論怎樣演繹，浪人劇場始終會肯定溫度，並像它的名字一樣，一直以流浪、在劇場浪漫的想像，探索「人在時空生存的不同狀態」。

